

为珍贵史料找个好“归宿”

□陈皓

6月14日，年逾九旬的李平怡老先生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把珍藏多年的一批老照片交到重钢集团档案馆工作人员手中，供档案馆留档收藏。

6月14日下午，听说工作人员要上门接收藏品，李平怡在家人陪同下早早等候在现场。交谈中，90高龄的老人思路清晰，口齿灵敏，双耳聪颖，身体状态不错。简单寒暄后，老人把一本相册交到工作人员手中。呈现在面前的，是一本颇具年代感的相册。老人用略显颤抖的手翻开相册，一张张黑白照片展现在眼前。这些照片有工作照、有演出剧照……被老人精心编排成组，翻动相册，仿佛拂动着老人深深的重新情结，也翻开了老人心中珍藏的一段难忘记忆。

李平怡1950年进入重钢工作，那是“北有鞍钢，南有重钢”的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重钢视察，重钢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重钢的文化氛围十分浓厚，职工

们有自己的京剧、川剧、话剧、舞蹈等文艺团体。受此影响，颇具艺术细胞的李平怡非常喜爱话剧艺术，经常参加话剧表演。看着一组组剧照，老人记忆犹新，“这是《花儿与少年》，这是《年轻的一代》，这是《新局长到来之前》……”从老人如数家珍的叙述中，我们得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平怡和众多志趣相投的职工们一起，利用业余时间设计制作道具、布置舞台场景，自编自演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话剧，在中山堂电影院、钢铁剧院、三钢、四钢等地演出，深受职工欢迎。相册中收藏的还有《老当家的》《在资产阶级面前》等剧照，这些颇具时代特色的剧目，在丰富钢铁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具有时代的教育意义。回忆中的老人仿佛又置身其

中，意犹未尽。

相册中，收集了钢城演出的《雷雨》剧照，还有著名艺术家郭兰英、王昆等到重钢演出时的剧照，均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李平怡老人告诉我们，自己收藏这些剧照，也是收藏珍贵的重新记忆。除此之外，老人捐出的照片还有自己参与重新建设的工作照。当年在重钢设计院工作的李平怡，曾主持设计制作了比例为1:500的重钢全景模型，并在重庆大田湾等地展出，老人一直引以为傲。

据李平怡的女儿介绍，老人早年在重钢工作，一直有较深的重新情结。这本相册中收藏的近40张老照片，老人一直很珍视。但随着岁月增长，老人



视力不断下降，目前已经不能肉眼分辨照片中的人物和景象，老人决定把老照片捐献给重钢集团档案馆，为自己珍藏的珍贵史料找个最好的归宿。

重钢集团档案馆工作人员表示，这些打下时代烙印的珍贵老照片，不仅记录了企业职工文化那段曾经繁荣鼎盛的难忘历程，也具有一定的存档、收藏价值。他们现场为李平怡老人颁发《收藏证书》，赠送了礼品，感谢他的无私之举，并欢迎李平怡老人如有需要，可随时到馆查看。

父亲的退休生活

□张永清

父亲退休那天，和往日一样早上六点准时起床。收拾饭盒时，里面没有饭菜，才蓦然惊觉不用去上班了。父亲愣了好一会，饭盒在手中反复地掂来掂去，隐隐间竟有点不安、恍惚，看看手表正是平时出门上班的时间点，甚至连母亲进来都不曾留意。

“退休好啊！可享受生活了。”父亲轻轻抚摸着饭盒，这个陪伴他多年的饭盒曾是他荣获先进工作者的一份奖品，此刻显得那么亲切和宝贵，潜藏的记忆也不知不觉浮出水面。原本父亲就没什么业余爱好，打麻将、钓鱼、象棋都和他不搭边。父亲窝在家里，几天没有出门。母亲看在眼里，走过来对他说，我们去老乡那商量商量，看能不能要几块小地种点小菜，可好？

在通往后山不太平坦的山路上，经常可以看到父亲母亲的身影。母亲提着篮子，父亲肩扛农具，一前一后谈论着农事……在父母的精心筹划下，几畦菜地有了农家的田园生机。夕阳西下，微风拂过，父亲那张古铜色的脸颊焕发着和季节相似的笑容。父亲清晰地记得，退伍后，他就来到这陌生的矿山，默默地工作着奉献着。那些年，父亲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大多安排在春节，母亲总是在父亲到家之前做好饭菜，打开院

门立在门口向远处张望着。那个年代的人们大多都有着相似的经历，两地分居一晃就是几十年。母亲在老家拉扯着我们姐弟三人，父亲只在春节期间回乡探亲。我们也在这一年的团圆中渐渐长大，又像鸟儿一样扑扇着翅膀飞向远方。直到他们在两鬓斑白的年龄，终于得以团圆。

显然，种菜不是父亲的强项，但他还是跟在母亲身后，买菜籽、打地垄、施肥除虫，弄得有板有眼，两人在菜地里有说有笑，时间在菜蔬一茬一茬的惊喜变化中悄然流逝。小灯笼般的西红柿高高举起春天的热情，修长的豇豆向夏季的蝉鸣声越拉越长，浅埋在绿叶下的红薯让秋天的收获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喜悦。冬天在绿油油的油菜地里潜伏着春的希望。有时父亲母亲将更多的菜分送给左邻右舍，笑着说把种菜当作锻炼身体，不仅成本低还有副产品。

忙忙碌碌中，父亲退休已近三十年，母亲也已是满头白发，他们依然隔三岔五地一前一后走在去后山菜园的路上。母亲提着菜篮，父亲扛着农具，不紧不慢，只是脚步不再似以前从容。一次，我远远地从身后看着他们，叶芝的那首诗《当你老了》如音乐般浮过脑海，我看见父亲母亲的身影在诗歌里穿行，走向岁月深处。

母亲的棉被单

□王庚瑞

从初中住校一直到现在，几乎每天晚上睡觉，身子底下铺的都是母亲亲手织的棉被单，它手感质朴、绵软柔和，保暖性、吸湿性、透气性都很好，使我始终保持着舒适而良好的睡眠。

然而，多年以来，我却从未留意过常常跟我“肌肤相亲”的棉被单。直到前不久，当我重温《三字经》读到“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时候，脑海中猛然浮现出母亲年轻时织布的场景，便立马走到床边，俯下身子仔细端详起来。两米见方的棉被单原来是用四块宽一尺五左右的长方形棉织布缝在一起的，它由红、白、蓝、黄四种不同颜色的线条组成，线条宽度从两毫米到一厘米不等——这些竟然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用手轻轻抚了抚它，一股暖流从指尖直抵心扉，于是情不自禁低声吟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在我小的时候，家中十分拮据。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几乎每年都会借来邻居那台形体庞大的老式织布机，纺织布以做棉被单或是笼屉布。每当忙完地里的农活，料理好全家人的日常起居后，母亲总会端坐在织布机前，“咣当、咣当”的织布声响彻略显空旷的堂屋。谁也没有计算过，要重

复多少次同样的动作才能让棉布“前进”一厘米。然而一天下来，那根根细线却在母亲手里奇迹般地变成宽约一尺五、长约二丈的棉布。

织布的劳作已是考验人的耐心和体力。首先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棉花，收获后的棉花需要晾晒、去籽、弹虚，用高粱穗上的细杆裹上棉花搓成比拇指粗的长条，再用纺车纺成线，把线浸泡在水缸或大盆中染成不同的颜色……整个过程以及工艺设计，无不充分体现了人们的勤劳和智慧。

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正好是我的农历生日，刚学会使用微信的父母通过视频聊天给我送来了生日祝福，让我感动得泪花直在眼里打转。当我看到镜头那端双亲愈加苍老的面庞，看到他们脸上一道道犹如沟壑般深深浅浅的皱纹，我才真切地意识到，岁月如梭——岁月真的就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一样，流逝得那么飞快而又那么无情啊！

我将床上的棉被单整齐叠起，隔着阳台窗玻璃，久久凝望着家乡的方向，“是不是我们都长大了，你们就不会变老；是不是我们再撒撒娇，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下辈子我们还能遇到……”

天空意境

□刘庆林



油条的骄傲

□张艳

以前的油条，不像现在用塑料袋装着，而是用用过的报纸杂志裹着，是不是很有点文化的氛围？诸如糖炒栗子、花生瓜子等，以前也都是这种朴素的包装，捧在手上应该是很妥帖舒适的，或许还有一股淡淡的墨香。

油条从未离开过餐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大餐还是小吃，也无论身份贵贱。张爱玲还特意写过：“大饼油条同吃，由于甜咸与质地厚韧薄脆的对照，与光吃烧饼味

道大不相同。”说到与油条相配的大饼，我个人比较喜欢咸味的，老家远近闻名的“张溪捞把”又香又软又韧，个头挺大，独享已属美味，夹进油条同吃更是一绝。

诚然，油条的骄傲既有来自名人、文化的加持，更有美食界始终如一的宠爱。不论健康界再怎么申明它的缺点，也影响不了油条的江湖地位。两小面团千年不变地扭在一起，油锅里滚过，还有什么不能经历的？老油条是也！油条的吃法

也是五花八门，林俊杰唱“豆浆离不开油条”，丝瓜油条、油条蛋汤是餐桌上的常客，麻辣烫的砂锅里扔几根油条才算圆满。美食家汪曾祺笔下的“炸响铃”，是将肉馅塞进油条，再下锅油炸，吃起来香香脆脆的，声音像响铃一样。

尽管早餐的种类变幻无穷，但是油条的江湖地位始终屹立不倒，仅这一点就足够骄傲的了。至于和谁组CP，油条也丝毫不介意，毕竟，人家自身就是成双成对的啊。

新的尝试

□宋德花

班组来了一位年轻的宝妈，工余时间拉着我们一起跳健身操。我毕竟很长时间没有运动过，没一会工夫就气喘吁吁，连声道：“不行了，不行了。”看到我想撤，宝妈立即伸开手臂拦住我道：“坚持坚持，跳得挺好的，下一节就是平缓的动作！”于是我又跟了一节，可当我再次想停下时，宝妈又是故技重施。在她的鼓励下，不爱运动的我是坚持跳了一个小时。这一小时累得我全身像散了架，但我也享受了大汗淋漓的舒畅！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工作之

快地舞动。眼下，《本草纲目》变成了最火的健身神曲。

有一天，表哥和表嫂来家里做客，表嫂一进门就对着我嚷：“瘦了嘛！”我神秘地扭动了两下胯，表嫂立即恍然大悟道：“做了‘刘畊宏女孩’！”我和表嫂对视一笑，一旁的表哥和爱人向我俩投来疑惑的眼神。表嫂嘲笑说：“你俩out了！”其实，练健身操以来，我的体重并没有减轻多少，但是习惯每天做这项运动后，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层次感。生活的乐趣就在于不断有新的尝试，不是吗？

明亮的“绿叶”

□宋守忠

初夏正好，清风徐徐。那天上午，接国景老哥电话，约见面。老哥从挎包拿出一本尚有油墨清香的书递给我，接过一看，书名《绿叶》，便笑着说：“你老哥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本书你早就给我了。”国景老哥摇摇头，说：“不一样，这是第三次印了，收的文章最多，有120多篇呢！”

国景老哥年过古稀方来到马钢老年大学文学班学习，而今已八十有余。记得他来报到的时候，学员登记表上填的是小学文化程度，我不由打量了他一下。只见他身着老式的马钢工作服，个子不高但很结实，清瘦的脸上写满了倔强。我问：“你为什么要报文学班呀？”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热爱！”我被深深打动，立即收费登记。

老哥认真学习之余倾心写作，是文学班的“高产”学员，更是第一位汇集成书之人。他不会电脑打字，只能自费请广告公司打成电子版向外发稿，稿件经编辑老师斧正后不时见诸报端，堪为学员励志之楷模。“您退休早，工资不高，这又打字又出书的，花不少钱吧？”我问。“钱是身外之物。老伴和孩子们都说了，只要喜欢，花多少钱都行。不够，他们赞助。再说了，不是提倡家风教育吗？我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家风教材，就是我老朱家的传家宝。另外，我送了几十本给母校，他们放在图书馆里，让学生们阅读。还有许多朋友亲戚索要，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我一口气读完《绿叶》，这是一辈子工作在一线岗位的老工人发出的肺腑之言。他难以抑制的激情，那渐行渐远的往事，那过往历程感人的瞬间，那蕴含的人生哲理，如电影画面一一闪现在脑海。国景老哥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他有着坚定的信念，辛勤耕耘在岁月的土壤里，奉献他的赤子之心。他的文章处处体现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亲人的热爱，同时探索着青春、人生、社会、字里行间洋溢着炽热诚挚的爱，喷吐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和弘扬。

我揉了揉发酸的双眸，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急忙走到阳台，凭窗远眺。初夏的天空，湛蓝高远；近处的雨山，绿意盎然。楼下石榴花开得正艳，一朵朵似跳动的火苗，我突然觉得进入了一种美好的境界，一种审美的愉悦油然而生。我转过身，给他打了个电话：“老哥，《绿叶》已欣赏，期待大红花……”



安全是幸福的保障

边震

